

《游击队歌》——

战士需要这样的歌

■钱均鹏 姜瑞超

支新歌,为将士们壮行,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起歌词来。在此基础上,作曲家贺绿汀挑灯奋战,很快完成了歌词定稿和谱曲的任务。

在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学员们出早操时,贺绿汀激情满怀地给学员们教唱起《游击队歌》来。这首进行曲风格的歌,一改进行曲惯用的雄伟、豪迈的曲调,采用的是轻快、活泼的风格,易学上口,学员们很快就学会了。歌中唱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用音乐生动地刻画出游击队员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形象。与敌人相比,八路军在生活条件和武器装备上十分匮乏,但战士们毫不退缩,积极面对。歌中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展现出游击队员英勇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歌中唱的“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极大地鼓舞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敌后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和需要长期坚持的,游击队员们不畏艰难、以苦为乐的精神风貌令人敬佩。为表达敬意,贺绿汀将这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取名为《游击队歌》,献给英勇可敬的全体八路军将士。

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1938年1月,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在山西洪洞高庄召开,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队的全体队员为参会代表演唱了这首《游击队歌》。当时缺少乐器,就由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当伴奏。贺绿汀感觉,用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味道,就像游击队员们吹着轻快的口哨从山上下来一样。

演出刚一结束,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与会的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高级将领也对这首歌非常认可,认为歌曲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要求演剧队抓紧时间到部队教唱这首歌。随后,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就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教唱。战士们特别喜欢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跑几十里路来抄谱子。战士们拿到谱子后爱不释手,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在平型关战役中打了胜仗的685团,正在休整。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领部队再次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到他们部队去教唱《游击队歌》,并对指战员们说:“大家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部队出发那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贺绿汀和演剧队的队员们站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高唱《游击队歌》欢送将士们。将士们跟着一起放声高唱,迈着铿锵步伐,踏着皑皑白雪,义无反顾地开赴新的敌后战场。

随着各部队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游击队歌》也从汾河两岸,传唱到敌后各抗日战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抗日模范边区晋察冀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听到这首歌后,非常喜欢,很快就学会了,常常在行军途中唱起这首歌。

“人民批准的作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运用游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法,形成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战场态势,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壮大了自己,把敌人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通过积小胜为大胜,

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终向敌人发起反攻,从而达到了战胜敌人的目的。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重视游击战,也非常喜欢《游击队歌》。他在对抗大学员讲话时说:“这样学好了,你们都要去带游击队,到八路军中去,到全国各地去,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山西、北平、上海去。现在有许多地方,已经有了游击队,将来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组织游击队。”1943年,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歌》原稿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教师。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贺绿汀时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首鼓舞无数中国人的《游击队歌》,一直被人们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成为我军歌咏活动中的重要曲目。周恩来非常欣赏这首歌,力主将它收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他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艺 境

破译英雄成长的密码

■徐 彤

最近,徐贵祥同时推出长篇小说新作《穿插》和《伏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不只是全新的故事,更有全新的讲述与表达,全新的思考和回望。

徐贵祥曾谈到这两部作品的来历。10多年前,他从一份资料里看到一条信息,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搞破坏未遂。以这个信息为出发点,作家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翱翔在80多年前的战争旷野,掠过月光下的战场、山川、河流和森林。除了血与火,他还看见了更多,那个特务的上级、助手、敌人、亲人、情人……作家在他的思维世界里跟踪笔下的人物,用一双文学之眼剖析那个人、那些人的精神实质,于是有了《穿插》和《伏击》。

擅写英雄,是徐贵祥小说创作的特点。在上部《穿插》里,红军战术专家凌云峰在“被牺牲”后误入老对手、国民党军谢谷部队,顶替在抗战中阵亡的该部连长楚大楚。一方面,他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官至旅长,声名显赫;另一方面,他又为成为“国军”而深深自责,披在身上的外衣同内心的追求构成尖锐冲突,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下部《伏击》中,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易晓岚变成了易水寒,让他冒充红军战术专家凌云峰。然而就在“冒充”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这个人假戏真做,真的“成了”凌云峰。

从红军“穿山甲”凌云峰到“国军”敢死队长楚大楚,从国民党特务“蜻蜓”易水寒到八路军“战神”凌云峰,从国民党的“借尸还魂”计划到英雄精神“注入灵魂”,这两个新的人物形象脱颖而出,无疑为英雄主义表达开辟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英雄成长于英雄的土壤,也成长于英雄文化的哺育。信仰的阳光一旦穿过阴霾照亮内心,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徐贵祥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军事历史、军事常识的熟练运用。在《穿插》中,直线穿插、弧线穿插、长驱直入穿插、回马枪式穿插、置于死地的穿插……将军事行动与人物情感命运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使“穿插”成为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画面。在《伏击》中,特务刺杀红军将领的伏击在瞬间转换为反戈一击,使叙事走向急转直下。此后对日斗争中,背水一战式伏击、围剿救国式伏击、网开一面式伏击、伏击与反伏击……原本枯燥的战斗过程因为始终同人物的情感命运相连,从而更具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让读者欲罢不能。

从《历史的天空》《高地》到《马上天下》,再到《穿插》《伏击》,一路走来,徐贵祥一直致力于创作战争题材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说,他是用小小说诠释战例,用战例丰富小说。可贵的是,相对专业的叙事,并没有破坏作品的文学美感,反而因为战争叙事的惊险更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读性。

徐贵祥曾说,最好的形式就是不让读者看出形式,尽量避免为了形式的形式。从这两部作品看,结构清晰,叙事流畅,很少有阅读障碍,也在印证着他的“去形式化”说法。但是,如果对作品进行深度探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部作品是很有形式追求的,只不过被作家打磨得不露痕迹。小说开篇,作者即让一个“幽灵”同读者打了个照面,“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永远沉默。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得不

开口说话了”。这个颇具现代意味的视角和切入点,为小说构筑了神秘而灵活的叙事氛围与空间。

作品在形式上的创新,最值得称道的还是结构的创设与搭建。作品的主体结构是两个主要人物相向而行,擦肩而过,向死而生,灵魂交会于抗日战场。从细微处打量,《穿插》里贯穿始终的“桃木匣子”和“桃花诗”,出场之初就在作品上空浮起一个悬念。桃木匣子到底隐藏着什么?国民党军官谢谷到底有没有共产党员的经历?那首不断改头换面的“桃花诗”,究竟是不是当年地下党的接头暗号?直到读完作品,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答案,仅仅在半明半暗中感觉到,桃木匣子是“无礼之礼,无语之语”。或许,这种“无语之语”就是蛰伏于中国军人心灵深处的密码——千百年积淀下来的爱国精神和英雄魂魄。恰好是“桃木匣子”和“桃花诗”这两个悬而未决的意象,推动故事情节走向远处,推动人物情感走向深处。还有民间老者给儿子的赠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这段话以后成了楚大楚连队的连歌,每战必唱。这些意象,不动声色地暗示了英雄精神成长的某种逻辑,从迷茫、惶惑到觉醒,再到忘我。

徐贵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起笔之初,本来只打算写一个“灵魂重铸”的故事,没想到写着写着,身不由己地先写了一个“有灵魂”的故事,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着 he 走进历史、走进战争。不到两年完成两部长篇小说,是徐贵祥长期揣摩战争历史和战争人物的结果。早已浓缩于心的故事岩层,一旦拿起笔来打开叙事的闸门,就有了“生命的雷电穿行于战争之林,唤醒的情感风雨汇聚成命运的河流”这样一种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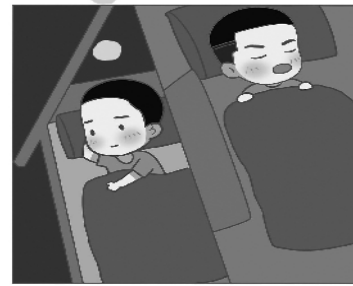
兵 漫

连队生活小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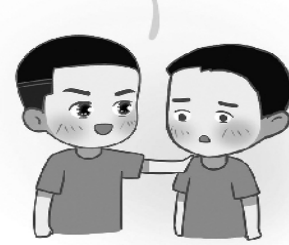
■莫海明 袁超男

既然已经证明当兵了,就要坚持下去。

同一个错误,不要犯两次,吸取教训,下次不要再犯了。



乐观自信地面对全新的连队生活。



注意吸取经验教训。



做好训练前后的准备与放松,预防训练伤。



勇站排头,争当标兵。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高高的山岗,在茂密的青纱帐,在弯曲的地道,在纵横的江河湖网,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首反映游击战的歌——《游击队歌》诞生了,很快便得到了战士们的喜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战士需要这样的歌”,并将这首歌的歌词亲手抄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空时就拿出来唱。

诞生在抗日前线的战歌

在全民族抗战救国的高潮中,文艺工作者也纷纷组成宣传队,奔赴前线宣传抗战。1937年冬,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迎来了前来慰问演出的贺绿汀、塞克、崔嵬、欧阳山尊、刘白羽等文艺工作者。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正深入敌后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毛主席将此比喻为围棋中的做“眼”,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撤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了这些文艺工作者。在这里,文艺工作者与八路军指战员近距离接触,聆听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作的报告,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看着八路军将士一批批开赴敌后作战,文艺工作者们热血沸腾,觉得应该创作一



阅图

星 火

■摄影 李笑仙

这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特战队员在“魔鬼周”极限训练间隙,围拢火堆取暖的场景。拍摄者利用广角镜头、大光圈记录下这一细节。数九寒冬,在火光的映照下,官兵手上的裂纹清晰可见。那双双粗糙的大手背后是一颗颗炽热的心,在无言中诠释着执着与坚韧。(陈登科)

活力军营

隆冬的北疆大地滴水成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的大礼堂里却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新战友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拉歌声此起彼伏。该团结合新兵下连,精心组织了一场“难忘兵之初,启航新梦想”晚会。即将下连的新战友们成为晚会的主角,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展现在新兵连的成长蜕变。

“军营的第一步,是七十五厘米。多少青春汗滴,才懂其中意义”,歌伴舞《七十五厘米》,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3个月前的新训场。队列训练中这意味深长的75厘米,包含着新训的磨砺,也激励着新兵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接下来,由20名新兵表演的陕北特色舞蹈《安塞腰鼓》震撼登场。该红军团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响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对该团官兵有着特殊的意义。紧密的鼓声、铿锵的步伐、雄壮的呐喊,新兵

兵之初 志飞扬

■高 群 赵旭阳



们生龙活虎,尽显阳刚之美,全场官兵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着他们的样子,才知当兵的模

样。他们用青春染红了军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诗朗诵《致敬康西瓦》,致敬此刻仍在高原驻训的老兵分

队,一句句慷慨激昂的话语,感染鼓舞着新战友。

创新武术表演《铁血男儿》,不仅展示了我国传统武术的力量、速度和技法,还将摇滚、街舞、情景表演等时尚元素融入其中,新鲜的表演形式受到年轻战友的喜爱。小品《当兵的料》,由“00后”新兵自编自演,情感真挚,生动讲述了一名新兵历练成长为军营好男儿的故事。

“感恩遇见,感谢并肩,青春洋溢或成熟稳重的笑脸,都是回忆里最温暖的画面……”晚会在民谣《不说再见》的歌声中落下帷幕,新战友们也将以崭新的面貌开启军旅征程。

左图为该团新兵自编自演的歌伴舞《七十五厘米》。

易志明摄